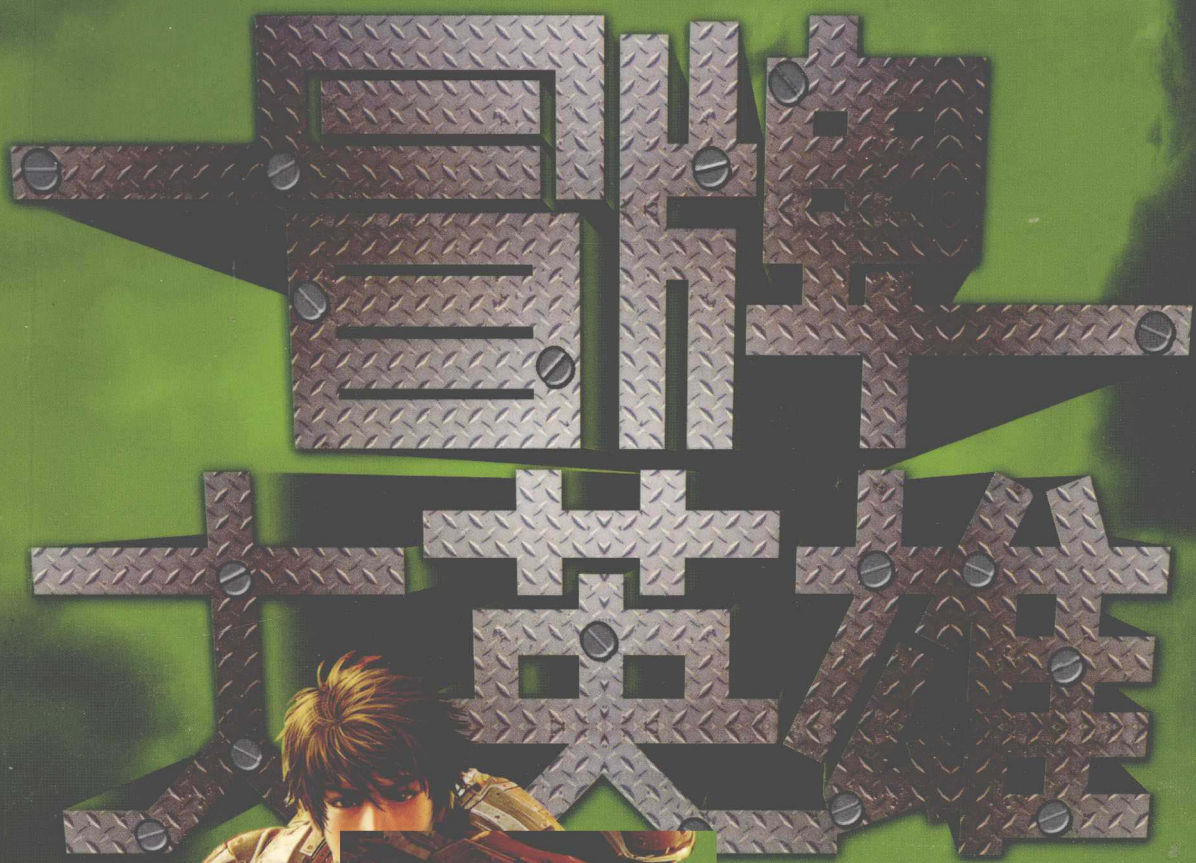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眼见突兵朝自己走过来，胖子一把抱住米兰的腿哭道：“救命啊，我不想死啊！我为联邦流过血，我在加里略星系负过伤，我不是逃兵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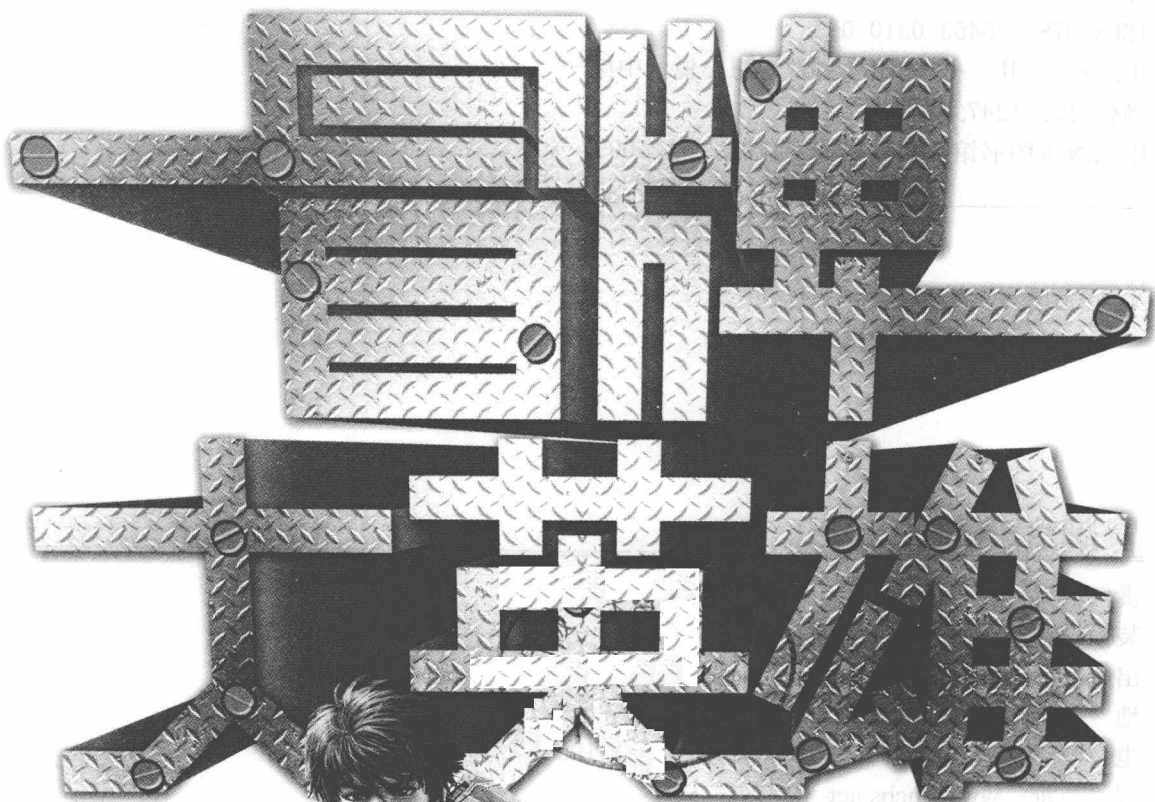
VII 孤注一掷

七十二编◎著




珠海出版社

眼见宪兵朝自己走过来，胖子一把抱住米兰的腿哭道：“救命啊，我不想死啊！我为联邦流过血，我在加里略星系负过伤，我不是逃兵啊！”



七十二编◎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冒牌大英雄. 7/七十二编著.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453-0310-0

I. 冒… II. 七… III. 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0097 号

冒牌大英雄 (7)

责任编辑: 姜 蓓

装帧设计: 天下书装工作室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 话: 0756-2639337 邮政编码: 519001

网 址: www.zhcb.net

E-mail: zhcb@zhcb.net

印 刷: 三河祥达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200 字数: 20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2 月 第 1 版

2010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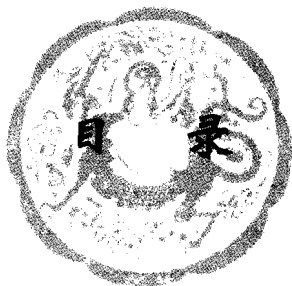
印 数: 1-6000

书 号: ISBN 978-7-5453-0310-0

定 价: 260.00 元 (全 10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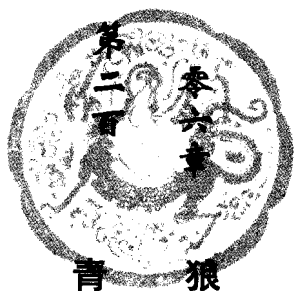


第二百零六章	青 狼	1897
第二百零七章	大 洞	1903
第二百零八章	费尔勒的反击	1909
第二百零九章	等着吧!	1916
第二百一十章	一语成谶	1923
第二百一十一章	民 族	1930
第二百一十二章	直属警卫连	1937
第二百一十三章	你们也配?	1943
第二百一十四章	抓到你了!	1950
第二百一十五章	祭 品	1958
第二百一十六章	冲 突	1968
第二百一十七章	斐盟的命令	1975
第二百一十八章	自取其辱	1984
第二百一十九章	恶毒的微笑	1991
第二百二十章	勒雷人	2003
第二百二十一章	别欺负勒雷人	2016
第二百二十二章	敌友算计	2024
第二百二十三章	作壁上观?	2031
第二百二十四章	卡罗莱娜	2037
第二百二十五章	玛格丽特	2042
第二百二十六章	勇敢的沦陷	2047



第二百二十七章	你真像我姐姐	2059
第二百二十八章	战列舰	2067
第二百二十九章	政 客	2074
第二百三十章	狡黠的微笑	2082
第二百三十一章	山雨欲来	2088
第二百三十二章	战前推	2092
第二百三十三章	对 抗	2101
第二百三十四章	发泄之旅	2109
第二百三十五章	奇 迹	2117
第二百三十六章	战争迷雾	2125
第二百三十七章	各就各位	2131
第二百三十八章	失 算	2138
第二百三十九章	暗 示	2144
第二百四十章	绿洲陷阱	2152
第二百四十一章	该死的杂种	2159
第二百四十二章	想用什么姿势?	2165
第二百四十三章	另一个方香	2171
第二百四十四章	指挥技巧	2176
第二百四十五章	直 觉	2182
第二百四十六章	你真狠	2187
第二百四十七章	托 付	2192
第二百四十八章	第一方案	2197
第二百四十九章	风 骚	2202
第二百五十章	看 穿?	2206





中心城东一区,艾弗格林街区。

随着引擎的轰鸣,一辆红色的人型机甲,从街角垮塌了一半的教堂断壁后拐了出来。

机甲那五段式的铁灰色金属脚掌,踩在高低不平的废墟那碎砖瓦砾上,发出嘎嘎的声响。腿部的外接副传动杆,兹兹地来回伸缩。机甲红色的上身,在髌骨和腹部悬挂系统的缓冲下,随机甲的步伐有节奏地起伏着,而肩头狰狞的能量炮口,则在机甲电脑和机械校正装置的作用下,背离身体颠簸的状态,始终保持着对可疑区域精确平衡的指向。

“安全。”汉斯·斯德普用呆板低沉的声音在通讯频道中报告了一声,随即把头盔上的通讯音量旋钮拨到最小。对那个喋喋不休的小队长,他实在是腻味透了。

推动操控杆,将心爱的红色阵风停在艾弗格林小男孩中心广场的喷水池边,斯德普打开座舱的强制换气系统,将座舱盖也敞开一点缝隙,试图驱除座舱里因为改装能量攻击系统时留下来的那挥之不去的该死的油剂味道。

机甲雷达上,除了身后缓缓向自己靠近的主力大队以外,没有什么可疑目标。斯德普点了一支烟,仰着脑袋,调整着光学观测仪,进行例行的警戒观察。

艾弗格林区,是中心城最古老的城区之一,而小男孩圆形广场,则是四周



八条主要街道的交汇点。呈放射状向八个方向延伸的街道,如同一个巨大的汉字“米”字,将整个艾弗格林区切割开来。

因为艾弗格林区始建于玛尔斯自由世界气候改造之前,因此,工具物质的匮乏以及为了配合当初半空中的环境隔离罩的因素,使得最早登陆这个星球的人们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建造这个区的低矮房屋。

这些砖木结构地古代建筑,至今看来,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古拙韵味。随着气候改造的顺利,移居玛尔斯星球的人越来越多。艾弗格林区也向四周扩展得越来越大。最终,这个区和其他几个隔离罩形成的中心区连接在了一起,变成了现在的中心城。

几千年过去了,这里的房屋几经重建修缮,早已经不是当年的建筑了。不过,建筑的样式地整个区的规划,还是完整的保持着。斯德普小时候,就经常跟随父母到这里来。圆形广场喷水池里那光着屁股的青铜小男孩雕塑,广场上的鸽子。都是他在父母进教堂诚心祷告时最好的玩伴。

而少年时期,正南街道上的那一间间小酒馆,则是他和他地同伴们最喜欢光顾的地方。不知道有多少次,他们因为年龄不够,而被悻悻地赶出来,又厚着脸皮冒充已经年满十八岁钻进另一家酒馆,直到深夜。

可是现在。这一切美好的记忆都变成了一片废墟。

视野所及,广场四周的房屋成片成片的倒塌下来,依旧耸立的残垣断壁上,也尽是烟熏火燎的痕迹。青石街道上,铺满了破烂的木头和碎砖烂瓦,几乎看不到原来街道的路面。中央喷水池的青铜小男孩,只剩下了半截身体,富丽堂皇地教堂,也塌了一大半,从外面就能直接看到教堂里破烂的木制长椅和正面唱诗台墙上的耶稣受难像。记忆中地南街小酒馆。已经毁于战火,现在的那里,空空荡荡的一片。只有几根破烂的柱子,一米多高的废墟和已经冒出一截的野草。

斯德普抬头望向天空,一只鸽子咕咕地低鸣着,扑棱着翅膀腾空而起,划过灰白的天空,飞到了教堂残缺的屋檐下。

他静静地看着,那是他地记忆中,唯一幸存的东西。这些鸽子。在这里生活了不知道多少年,它们已经离不开这里了。不知道,当这些动物灵动的眼睛看见这个世界时,会不会意识到,眼前的这一切,意味着一场灾难。



或许,没有思想的它们,在乱世中。比人类更幸福。

引擎声和脚步声响起。十一辆机甲陆陆续续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圆形小广场,那是侦察小分队的人。负责大队前行警戒,想必,已经勘察完了四周。

斯德普继续抬头看着教堂只剩一半的屋顶,在他看来,等待那只鸽子再度出现,远比其他的任何一个同伴,都重要地多。

“这帮该死地普罗镇土匪。”一辆阵风停在水池边,座舱门打开,长着一双三角眼,瘦得跟猴似的侦测小队队长跳出座舱,拉开裤链就往干涸地水池里撒尿。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让老子抓到他们,非给他们好看!”

斯德普鄙夷地看了小队长一眼,丢掉烟头,将座舱盖重重地关上。给别人好看自己这些人除了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转圈,并互相之间保持谨慎的距离防止被偷袭以外,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着一个个驻扎地被人家摧毁。

第四营被摧毁的事实,早就吓破了包括指挥部在内的所有人的胆。或许,敢叫嚣的,只有这个惯于自吹自擂的猴子!

“第三组,去把第一组替换下来。注意保持警戒。”猴子小队长抖了抖身子,拉好裤链,布置着扩展警戒任务,回头看见斯德普的机甲,眼中闪过一丝厌恶,挥手道:“斯德普,你也去”

六辆红色机甲启动了,踩着高低不平的废墟堆,向东南方向走去。狭窄的街道早已经被废墟埋住了,分散开的机甲干脆直接从房屋空旷的残垣断壁之间穿过,一些砖墙被机甲轻轻一碰就倒在了地上,扬起一片尘土。

或许是被机甲的到来所惊吓,那只飞入教堂半边屋顶的鸽子,始终没有再出现。斯德普叹了口气,启动机甲,缓缓穿过几个正靠在机甲上聊天抽烟的同伴之间,向东南方向走去。越过一栋正面墙壁破了一个大洞的旅馆小楼时,他回头看了看教堂,耳边,传来了那猴子队长和阿谀奉承的同伴们忽然爆发的笑声。

斯德普忽然觉得有些悲哀。他不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会那么疯狂地想要加入这支军队。从一个普通的雇佣兵开始,他和许多玛尔斯自由港的青年一样,拼命地训练和表现自己,就为了加入这支在他们的里近乎神话地装甲营。

那时候,他们热血沸腾,总憋着一股劲,想要证明自己,想要建功立业!

他们相信,自由世界总有一场大仗。那是他们这些不能成为机甲流派核心弟子的普通青年。推翻这个世界的固有秩序,成就一番功业,将那些趾高气





昂的机甲彻底打倒的唯一机会。他们相信,只有北盟,才是真正的军队,他们为自己接受残酷训练时的坚持,为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北盟一鸣惊人。而激动不已。

直到现在,斯德普还记得自己当初和同伴们小声聊起血影机甲团,看着那些什么都不知道的新兵迫切想要围拢过来倾听时,自己地虚荣,还记得自己神秘地告诉那些新兵,这个几乎存在于神话中的机甲团是如何厉害时,自己的浅薄。当然,他更记得,在得知自己被选入血影机甲团受训,自己兴奋的几天都不能睡觉。走在路上总是昂首挺胸,一边目不斜视,一边用余光收集人们的艳羡目光时的可笑。

机甲离中心广场越来越远。从空荡荡的废墟看过去,隐约能看见二营一连和二连地大队正陆续穿过两公里外城市高地花园那道宽阔的缓坡,进入艾弗格林街区的建筑废墟之中。

斯德普狠狠啐了一口唾沫。

现在,这支军队的一切神秘光环,都已经褪尽了。

这是一帮没有人性的杂种!而自己和许多人一样,是被包括猴子小队队长那样的杂种裹胁的可怜虫!一开始,自己不断的告诉自己,这就是战争。摧毁城市。毫无顾忌的屠杀眼前的一切目标,这都是战争地一部分。

直到有一天,自己在得知北盟高层,乃至猴子这样的基层军官,大多都是什么纳德米克王朝和他们的王公大臣,近卫队军官遗族地时候,自己才恍然大悟,在这帮杂种的眼中。普通人的生命。和猪狗没有什么区别。随意射杀平民不是什么战争的需要,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想这样做而已。

可是。知道了又怎么样,仗打到这个地步,自己,早已经没有了退路!斯德普向身后看了一眼,或许,自己应该找个机会,给那个曾经当着自己的面打死了十几个平民的猴子小队队长,一记致命的黑枪。

接替了扩展警戒的第一小队,斯德普又开始了枯燥乏味地例行监控,三百六十度旋转远视仪,配合动态目标扫描器监视每一个可能移动过或正在移动的目标。雷达在这里的作用很小,一般机甲的潜行模式,可以将机甲的被探测面积缩减到一个饭盒大小,原本就很难被探测到,再加上高地不平是地势对雷达探测角度的削减,如果不配合动态扫描,这东西简直一点用处都没有。

音量调到最低的通讯频道里,又传来了连长艾尔默下达指令的声音。或



许是收到了总部传来地,关于那支匪军机甲小队地新消息,艾尔默大声地咒骂着,语气和猴子队长相差无几。对于被匪军机甲小队牵着鼻子打转的事实,艾尔默无比愤怒。

斯德普知道,自从四营被歼灭了以后,指挥部就下令一营和二营必须保持足够近地距离以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毕竟,除了步兵师那些战斗力低下的装甲营以外,血影机甲团的这两个营,是中心城的主要装甲力量,不容有失。

可是,指挥部显然并不想只保持自保,或者说,那支匪军装甲小队的举动,已经激怒了指挥部。他们轻易地跳出了北盟各部队形成的包围圈,沿途袭击任何他们想袭击的目标。

被袭击的目标中,有某一段防线,有某个步兵团的驻地,有后勤中转站,还有一个存放物质的仓库、一个枪械维修所和一座大桥。

被激怒的指挥部调动了几乎所有能调动的部队。试图将这支匪军机甲小队的活动空间给限制住,拖住他们,从而将其歼灭。所以,尽管被命令不能互相之间距离太远。血影机甲团地一营和二营,还是以主基地为中心,疲于奔命地调来调去,配合步兵形成的一个个临时阻击点,进行压缩

斯德普相信,带领那支匪军小分队的家伙,绝对是一个捉迷藏的专家。从东二区到西一区,再到东一区,最后回到东二区两个血影装甲营。几乎被对手引诱到发疯!大多数时候,他们连对手的影子都看不到,只有通过总部传来的命令和消息,才知道对手又袭击了谁,又到了哪里,然后就是取消之前的行动命令,更改方向。继续追击。

有好几次,负责扩散警戒的侦查小队,几乎都抓住了对手的尾巴。斯德普自己,甚至亲眼看见一辆青色地机甲腆着肚子从距离自己不到一公里的小山坡上嘿哟嘿哟地跑过去可是,那又怎么样,每到这时候,总会传来总部的关于整体距离脱节的警告。如果继续追击,友军将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支援。而等到友军到达了相应的位置,那些青色机甲,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斯德普觉得有些可笑。自己不但被敌人牵着鼻子,还被友军拉着尾巴。这样的行动,除了浪费一下精神和体力。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兜了几个小时地,就算是连里体力最充沛的自己,也有些疲倦了,其他同伴,恐怕更痛苦。这种没有目标,反复奔跑的无意义调动,对身体和精神,是一种双重打击。



很快。指令通过小队频道，下达了。斯德普苦笑，难怪艾尔默生气，三连和一营，再一次被拉开了距离。从南面过来的他们，因为匪军小队刚刚炸掉了内河上的公路大桥，而工兵又没能在他们抵达之前完成便桥的铺设，所以。他们会再次晚点二十分钟以上。这也就意味着。二营的这两个连，得原路返回。尽量靠近内河公路大桥，以避免整体脱节，重蹈四营的覆辙。

通讯频道里，咒骂声和叫苦声响成一片。斯德普转头看去，那些刚刚进入艾弗格林街区的阵风，正乱糟糟地原地转向，等待着后面的机甲转向离开。而那些停在小男孩中心广场地机甲，也乱成了一团，动作快的，已经启动了机甲，向后面涌去，动作慢的，还在关闭刚刚敞开地座舱

什么严明的纪律，秩序，此刻都没了影子。

抱怨，是人类的天性。也是最容易传染的病毒。几个小时的往返跑，已经让每一个人精疲力尽并失去了耐心。更可怕的是，包括斯德普自己在内，对指挥部的信任和服从，现在已经变成了怀疑那些参谋们坐着说话不腰疼，妈的，这么白痴地调动，他们是想干嘛？

身旁，负责扩展警戒的另外六辆机甲，已经走了过来。

斯德普点了支烟，看着同伴们歪歪扭扭地站在自己身旁，有个家伙，甚至操控机甲一屁股盘坐在地上，似乎那样，机甲也能得到休息。这个小组，基本都是玛尔斯的本地人，对于北盟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他们在私底下也时常有抱怨乃至愤怒。

既然后队改前队，那么，警戒的事情，就轮不着这几个人了。斯德普忽然有一种感觉，仿佛自己这些人，刚看了一场电影，等待人潮离开。他们才不想去凑这个热闹。

动态扫描仪，发出哗哗的警告声。斯德普理都没理。这个东西，是无法分辨敌友的。现在两个连的阵风正乱糟糟地挤来挤去，扫描仪不发出警告才怪了。

警告声响得歇斯底里，烦躁地斯德普抬起头，伸手去关开关。然后，他看见了一直到他老死，也没有忘记的画面

远处地废墟中，数十辆青色的机甲，分散开来，贴着地面，向拥堵在一起红色机甲群冲去。

如同，草丛中，数十头捕猎的青狼，风驰电掣！





每小时九百公里的突进速度，几乎是射出的弓箭的两倍，而且紧贴地表坚实的大地和这些闪电般的机甲之间，形成的相对速度感，让斯德普感到晕眩。

五十辆错杂于废墟之间，身影若隐若现。那冲刺时，排开空气产生的巨大风鸣，如同远古的号角。随着它们如同流星般纵跃而过，废墟上的野草，如同被人猛地扯了一把，急速向机甲尾部倾斜，而废墟上的尘埃，更是如同激流般，翻腾而起。

五十只向猎物狂飙突进的青狼，五十道滚滚尘烟。斯德普和身旁的其他几个战士，甚至忘记了自己应该发出的警告。他们已经完全被这壮丽的冲锋画面震撼了。那不是冰冷的机甲，那是原始丛林中的占据食物链顶端的猛兽，在阳光下，亮出它们的獠牙和利爪，放肆地挥霍着它们的精力，发动的一次狩猎。

而位于艾弗格林街区之中，拥堵慌乱的两个血影机甲连，在这一刻，完全失去了他们的凶横和强大。还没有接触，他们的伪装就已经被剥去，现在的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一群等待被屠戮的羔羊！

一声尖厉的警报响起。

那是靠最外面的一辆警戒机甲发出的。他就位于五十辆青色机甲突袭的正前方。孤零零地一点红色站在废墟之间，机甲警报声被拉得凄厉无比。



冲在最前面的青色机甲,扑了上去。

警报声嘎然而止。

如同一只狮子扑倒一支羚羊,没有任何悬念。可怜的猎物,甚至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

红色的机甲被扑倒在地。尘土飞扬中,奇形怪状的零件。四散纷飞。

随即,它就在一道横掠大地地白光之后,化作了熊熊燃烧的火团。击杀它的青色机甲,早已经电射而去,在这一团烈火旁边,数十道青色的身影,飞快地掠过。没有丝毫停顿。

几乎是眨眼之间。匪军机甲小队,就已经到了距离中心广场不到两百米的地方。

即便是青色机甲明显减速,这两百米,也不过是两秒多钟的距离。斯德普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两百米意味着什么,很快,他们就得到了答案——那是高速突击中,用能量炮集中突破对方集群最好的距离。

数十辆拥堵在街区废墟中地红色阵风在转身。还有几辆。正在努力地启动,切换战斗模式。更多地。则拼命试图向两侧散开那是一副机甲百态图,惊惶,恐惧,不知所措和鲁莽

很快,这幅图画,就被一道白光撕碎了。

那是由五十道 260 毫米口径能量炮和一百道 80 毫米能量机关炮组成的狂暴之光。

斯德普和另外六个北盟战士,只能呆呆地看着,看着那道白光席卷一切,看着一个个红色的身影。在白光侵袭中灰飞湮灭。即便是已经开足了能量罩的十几辆阵风。也没挺过这一波攻击,它们的能量罩。如同风中的火烛,接连四次颜色变幻之后,迅速在狂暴的能量洪流中崩溃,随即,机甲的外挂装甲被熔化,撕裂,紧接着是机甲地外壳,然后,是暴露的骨架和部件

当白光一闪即逝,当红色机甲集群被忽如其来地攻击扯得七零八落时,五十辆青色机甲,如同穿心地乱箭,几乎同时扎入了红色机甲群中。

时机,速度和角度的把握,精确到让人毛骨悚然!

红色机甲集群中,迅速出现了一道道血雨腥风的切割线!那是青色机甲,在突进。



斯德普知道,已经没有人能阻止这一场杀戮了。

鬼使神差中,斯德普猛然将远视仪对准了位于中心花园喷水池旁的猴子小队长。

拉近的远视仪画面,清晰地将那辆有一道金色双横线涂装的阵风,送到了斯德普的眼前。那是一辆因为慌张而摆出别扭姿势的机甲,它的操控者,就在不久之前,还叫嚣着要给别人一个好看。

可惜,现在是别人给他好看。

镜头中,一辆标号01地青色机甲,在击毁了教堂附近地一辆红色阵风之后,借力一蹬,如同弹射的子弹,向猴子小队长射去。

手速已经突破了每秒四十动地猴子小队长,刚刚狼狈地避开了匪军的能量炮攻击,惊魂未定。眼见青色机甲向他扑来,匆忙招架。看机甲的动作,斯德普甚至能想象出此刻那张精瘦的脸,因为拼命提升手速,而变得如何丑陋狰狞。

青色机甲一脚踢在了猴子队长下压的机甲手臂上,随即一个空翻,机甲在空中变幻出眼花缭乱的姿势,一屁股坐在了红色机甲的头上。在很不舒服地扭了扭屁股之后,旋即向另一辆血影机甲扑去。

斯德普傻傻地看着猴子小队长的机甲脑袋,从那辆肥胖的青色机甲屁股下面露出来其后的几十年余生中,他一直在反复地想着同一个问题。

为什么,猴子队长的机甲脑袋,不是按照惯常的逻辑被压扁的,而是出现了类似于被人双峰贯耳般两侧用力的效果这根本违反了物理定律,这不合理!无数次模拟推导之后,斯德普终于揭开了真相女神面纱。用屁股夹的!! 天空中,一个威严的声音在回荡。

多年以后,斯德普的妻子,总会在午夜梦回时,看见斯德普站在窗边,那孤独而萧瑟的背影。她总是会下了床,走到斯德普身后,轻轻将他抱住。她不知道。在那场战争中,斯德普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刺激。她只知道,斯德普神经衰弱的毛病,又犯了。

这诡异的一击,已经注定了猴子队长在这生死战场上地命运——另一辆青色机甲过路时,一脚将机甲踩成了废铁。

匪军机甲小队强大的战斗力,被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这些机甲战神和机甲统领。天生就是为这样的攻击而存在的。在混乱的敌方机甲集群中。他们如鱼得水。这种战斗,不但让他们更深刻的领会机甲武学,而且,将他们之间的配合,演练得愈加纯熟。

“撒旦万岁!”肥胖地青色机甲,如同一颗砸进水中地炮弹,落入红色机甲群中。

胖子开始扮演神棍了。他上串下跳。

趁你病,要你命。痛打落水狗。这是胖子一向以来身体力行的最高准则。上梁不正下梁歪。胖子决定带个好头。

用磁力仪下绊子撂倒了三辆机甲,胖子贴着地面猛然蹿出。一脚蹬在一辆阵风的胯下。随即反身一记手刀,切掉了另一辆阵风的头部。在招架了身后敌人的攻击之后,他有顺势扑进了正面一辆机甲的怀中,分开的时候,胯下一只维修机械臂,拎着对方的一块零件摇来晃去

当这几辆机甲冒着电花倒在地上的时候,胖子驾驶的游侠已经突入了另外几辆阵风之间。拳,肘,肩。膝。腿,这些部位不用说。就连比较脆弱地头部,也被他利用了起来。最匪夷所思地,就是机甲的屁股,肚子,还有藏于胯下那条万恶的机械维修臂被他舞的风车斗转。四周的红色机甲一旦被碰上,非死即伤。

身后的匪军精英们心悦诚服这种全身都是武器,撒泼打滚都能所向无敌的格斗方式,简直就是一种艺术。他们知道在机甲的屁股两侧,安装有一台强力咬合器,他们也知道在机甲的胯下藏有一条维修机械臂。

他们不知道地是,这样地东西,在战斗中,能如此淫荡而强悍。堪称神器。最具艺术气息的,是胖子那飘忽而阴险地走位。

无论周围有多少个敌人,无论敌人处于什么位置,是什么姿态,他总能出现在最没有防备的机甲身后。一记闷棍。

转身,滑步,又是一击闷棍。

看这妖孽敲闷棍,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他对这种技能的衔接,甚至比最顶尖的斯洛克选手对白球的走位还精确。一记接一记的闷棍,如同行云流水,连绵不绝。

而在行动之间,游侠0号脚下的绊子,也已经到了炉火纯青层出不穷的地



步。谁靠近他他绊谁。无形的磁力,有形的机械腿那些手速不过每秒二三十动的普通机甲战士,在他面前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憋屈的想哭。

一直跟在胖子身旁的卫见山,只看得眼角直跳。

直到现在他才明白,当初胖子豪爽的让自己随便摸,是多么够意思。

如果那时候他想在自己身上试验一下机甲的阴险攻击手段卫见山拒绝去想象。

和这样一个专业的阴险型机甲战士对阵,是所有机士的悲哀。你完全不能理解,一个五大三粗的武林高手欺负一个幼儿园的孩子还兴奋地使猴子偷桃这一类的阴招,是多么地下作。

可让人无奈的是,胖子,显然对任何有关于道德或骑士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极端茫然的。而且,据卫见山的观察,这种茫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只要看看其他机甲战士那越来越阴险的动作,就能知道,一旦这种茫然蔓延开来,将是多么恐怖。

胖子继续茫然着,继续兴高采烈地嚎叫着“撒旦老爷万岁”,用最下作的招数招呼敌人。在他的身后,四十九名匪军战士的模仿秀,也越来越娴熟。

血影机甲连一次又一次徒劳地组织着防御,一次又一次地被穿插的青色机甲分割开来,扯散,歼灭。当一些拥堵在一起的红色机甲开始违抗命令,向四周逃散时,整个队伍,彻底的崩溃了。

士气,换一种说法,就是群胆。

在生死存亡的战争中,这个抓不住摸不着的东西,能够影响整个战局。

有士气,能够以弱胜强,甚至能够一路高歌猛进,赢得每一场战役,直到战争胜利。

而一旦丧胆,结果,自然截然相反。

在历史上的许多战役中,经常出现一个班的士兵就俘虏了一个营甚至一个团的奇迹。还有一个人跟着一群人追的景象。

出现这样的状况,只不过是许多人觉得大势已去,集体丧胆,不敢也不想再做无谓的抵抗。

而当两个血影机甲连开始溃退时,这一幕,再度出现了。

早已经被来回调动拖得精疲力竭的血影机甲战士,士气已经低迷到了极



点。整支队伍，充斥着怀疑、恼怒、抱怨和疲倦。带有这些负面情绪的，绝对不会是一个英勇的战士。这正是胖子想要的结果。

而一旦这些人，遭遇超出他们承受能力的打击之后，负面的情绪，会变得更加负面。他们会对军官的每一个指令产生怀疑，他们会对敌人凶猛的进攻感觉畏惧，他们会觉得白白把命丢在这里不值得！他们会给自己找到无数脱离战斗的借口。

兵败如山倒，这是战争中最不容置疑的真理。哪怕，这个时候，他们的军官做出了正确的反应，也无法阻止这种铺天盖地的颓势。

斯德普和其他几个一直没有参与作战的机士，离开了。他们早已经有打算脱离这个组织，现在，正是一个机会。他们各自分散离开，没有告别，谁也没说自己想到哪里去。

临走的时候，斯德普看了看时间。下午三点三十分，在艾弗格林街区低矮的废墟中，血影机甲团二营一连二连，被抹去了番号。他见证了这个时候。

那五十辆青色机甲，完成了它们的又一次狩猎。北盟的防线，已经出现了一个大洞！

